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614

4 October 1985

CHINESE

第二六一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5年10月4日星期五，上午10点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u>主席：</u> 沃尔特斯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u>成员国：</u> 澳大利亚	霍格先生
布尔基纳法索	巴索勒先生
中国	李鹿野先生
丹麦	比尔林先生
埃及	沙克先生
法国	德克默拉里先生
印度	克里什南先生
马达加斯加	拉贝塔菲卡先生
秘鲁	阿尔扎莫拉先生
泰国	甲盛讪先生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艾莱恩先生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奥乌多文科先生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特罗扬诺夫斯基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马克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 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 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上午11点4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安哥拉对南非的指控。

安哥拉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10月1日写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7510)

主席：根据在第2612次会议上所做的决定，我请安哥拉代表在会议桌旁就座；我请喀麦隆、古巴、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科威特、尼日利亚、塞内加尔、南非、南斯拉夫和津巴布韦代表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德菲格雷多先生（安哥拉）在会议桌旁就座；恩哥先生（喀麦隆）、马尔米耶卡·佩奥利先生（古巴）、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加尔巴先生（尼日利亚）、萨雷先生（塞内加尔）、冯·施尔丁先生（南非）、戈洛布先生（南斯拉夫）和齐克塔先生（津巴布韦）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告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阿富汗、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埃塞俄比亚、莫桑比克、尼加拉瓜、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越南和赞比亚的代表发来的信件，他们要求应邀参加安理会对这一议程项目的讨论。根据惯例，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建议在理事会同意的情况下，邀请这些代表参加本次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应主席的邀请，扎里夫先生（阿富汗）、塔洛布—易卜拉欣先生（阿尔及利亚）、莱格威拉先生（博茨瓦纳）、戈沙·沃尔德先生（埃塞俄比亚）、多斯·桑托斯先生（莫桑比克）、加尔巴先生（尼加拉瓜）、沙里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马贾恩哥先生（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黎金中先生（越南）和卢萨卡先生（赞比亚）

在会议厅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上就座。

主席：我要告知理事会，我收到了布尔基纳法索常驻联合国代表1985年10月3日写来的信，该信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要求在理事会讨论题为‘安哥拉对南非的指控’时，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对外关系秘书彼得·穆埃希汉格先生阁下。”

该信已作为安理会第S/17525号文件散发。

如果没人提出反对意见，我将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穆埃希汉格先生。

没有反对，就这样决定了。

主席：安理会现在将恢复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理会各成员已收到了文件S/17522，该文件中载有南非提出的决议草案。

第一位发言者是科威特代表。我请他在会议桌旁就座并发言。

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科威特总理几天以前曾发言，祝贺你当选为本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要表示赞同他的话。我也要感谢你 and 理事会的各成员国允许我参加本次辩论。

所有密切注视安理会本周工作的人和历史都会认为，本周安理会连续工作只是为了审议两个不同的问题，所进行的辩论只是形式不同，实质内容相似。这两个事件的特点就是，它们表明相信武力超过了相信法制和正义。侵略者都是一贯违反国际法和国际文件、蔑视国际社会的意愿的种族主义政权，而安全理事会就表明了国际社会的良知。

从本周开始以来，安理会一直在讨论以色列对兄弟的突尼斯的主权和独立的疯狂侵略。从昨天开始，安理会一直在讨论另一个疯狂侵略的事件——南非对友好的

非洲国家安哥拉的主权、安全和独立的侵略。以色列和南非这两个侵略政权继续表明他们坚决奉行武力、霸权和在国际关系中实行恐怖的政策。

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以这种非法的行为祝贺联合国创建四十周年真是奇怪，但这暴露了它们以《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本身的联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联系，没有任何实际内容。因此，根据其法律责任，安理会已经呼吁要处理这两个种族主义政权的行爲，以使它们遵守国际法和《宪章》。

过去两周里安理会第二次举行会议审议安哥拉对南非反复侵略安哥拉领土的控诉。最近的侵略行为只是表明了南非无视以最近通过的第571（1985）号决议为代表的国际意愿。这一决定没有得到贯彻并不是因为没有时间。

这一侵略暴露了南非的顽固和狂妄。南非的狂妄在昨天再次表现出来，南非企图为独立的安哥拉提出一个理想政权的概念。这难道不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一个主权的联合国会员国的内政的粗暴干涉吗？

在南非干涉别国内政方面有着长久的记录。南非既是罪犯也是法官，不仅对安哥拉人民，而且对纳米比亚和南非内部大多数非洲人民，都是如此。

阿拉伯集团支持兄弟的安哥拉抵抗外部侵略和捍卫自己的独立和主权。安理会多次在这方面表明了自己的积极态度，但是最近侵略行动需要安理会作出更多的反应；安理会必须完成《宪章》赋予的责任，通过并加强国际社会长期以来要求安理会采取的措施。

我们支持各代表团的建议，特别是非洲集团主席加尔巴大使的建议，对种族主义政权实施强制性的全面制裁。我们希望，安理会不会放弃责任，我们不会再次不得不在安理会中讨论类似的控诉。我们希望安理会承担起《宪章》所负的责任，并不须侵略者超出自己的边境。

主席：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所说的客气话。下一位发言者是津巴布韦外交部长威特尼斯·曼格文德阁下，我欢迎他。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坐并发言。

曼格文德先生（津巴布韦）：主席先生我祝贺您担任安理会十月份主席，并感谢您和安全理事会各位尊敬的成员允许我们代表团参加这一重要的辩论。

同时，我祝贺联合王国和北爱尔兰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杰弗里·豪爵士于9月26日出色地主持了安理会特别部长级会议。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联合王国和北爱尔兰知识渊博的常驻代表汤姆森爵士在上个月对安理会工作的指导。

9月20日，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种族主义南非再次无端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问题。会议决议的文字和精神——即安理会1985年9月20日一致通过的第571(1985)号决议——清楚地表明了安理会成员和整个国际社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的野蛮行径的无比愤慨。决议要求南非政权立即撤出入侵安哥拉领土的军队，赔偿安哥拉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损失。决议刚通过两个星期，今天热爱和平的安哥拉人民再次遭受种族主义南非更严重的侵略。南非种族扩张主义份子完全藐视安理会决定以及关于尊重其他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主权国家关系中的准则与原则，再次无端地发起地面和空中攻击，深入安哥拉领土，造成空前严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赞比亚政府和人民最强烈地谴责比勒陀利亚动用暴力、破坏和谋杀无辜平民以捍卫其压迫性、无人道的种族隔离本性的行径。我们谴责这些利用纳米比亚国际领土作为侵略和破坏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其他邻国跳板的行径。我们同国际社会成员一起要求种族主义部队立即、无条件地撤出安哥拉领土，要求比勒陀利亚完全赔偿这次无理的野蛮入侵对安哥拉人民所造成的种种损失。

对再次遭受比勒陀利亚野蛮、疯狂行径迫害的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兄弟姐妹们，我们表示最深切的同情和团结。他们的苦难就是我们的苦难，他们的牺牲就是我们的牺牲。

自1976年以来，安理会一直关切着南非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在这段时间中，安理会作出了一系列庄严的宣言和声明，要求种族主义南非停止对安哥拉领土的入侵的挑衅行为。特别是1978年5月的第438(1978)号安理会决议提出严肃警告，如果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进一步侵犯，安理会将再次开会，

“以考虑按照联合国宪章包括第七章的有关规定，采取更有效的措施”。
(第428(1978)号决议，第8段)。

第428(1978)号决议通过已有七年，但种族主义南非的军队依然占领着安哥拉南部。比勒陀利亚政权不仅加强在安哥拉的恐怖和种族灭绝运动，而且使整个南部非洲地区陷入一场暴力的漩涡，对那一地区和整个国际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人们不禁要问，要比勒陀利亚走到那一步才能迫使本机构认识到这一政权对我们地区的威胁？安全理事会成员熟视无睹地任凭某一政权践踏一切国际行为准则，包括联合国所代表的一切原则的状况要持续多久？安理会何时才能放弃那种每天由比勒陀利亚的疯狂侵略和内部镇压而造成几十名无辜人的死亡而只空发议论和陈词滥调的作法？

这是对安理会这一庄重世界机构能力的条件，看到是否有能力在一个傲慢的种族主义国家藐视联合国一切决定的时候，采取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这里所涉及的是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和所有南非邻国能否在没有外国干涉和干预的情况下，享有自由和独立的主权问题。问题是安哥拉和南部非洲其他国家的人民能否得到国际法的保护，还是听任南非恐怖主义和扩张主义暴行的摆布。这些国家并不是自愿选择成为南非邻国的，我们必须强调，我们并不是自愿选择作那一种族主义政权的邻国的。安理会现在是否应该摆脱消极、失望的情绪，承担起自己的责任，领导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罪行的斗争？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早就决定种族隔离为反对人类罪。

忧虑、动摇的时间早已过去。我们必须实行全面强制性经济制裁，这是国际社会所拥有的唯一有效的、非暴力的手段。南非和南部非洲的人民可能遭受一些困难，但这不应成为反对进行制裁的借口。多数人目前正在受苦。不承受制裁所造成的痛苦，就必然遭受大规模的流血，人民不仅会受苦，还会遭受杀害。经济上的私利不应使我们忘记了对南非苦难人民的责任。

我们一贯指出，比勒陀利亚少数政权所推行的种族隔离政策曾经是、并继续是南部非洲一切动乱的根源。那一政权好斗、扩张主义的本性导致它在我们地区寻求霸权。它企图在南非北部边境一带建立一条封锁线，抵御促进南非境内改变非道义的种族隔离政策的压力。在国际社会中日益孤立，在国内面临日益上涨的不满状况，种族主义的比勒陀利亚政权已加紧其残酷的运动，所有前线国家和这一地区的其他国家执行“大南非主义”，造成一种依赖状态，使这一地区变为种族隔离制度的“安全区”。

南非种族隔离的历史是一个充满口是心非、毫无诚意和没有责任的许诺的历史。最近发生在南非的事件已经充分表明南非在处理以及热爱和平的邻国的关系时，居心叵测，毫无诚意。过去，比勒陀利亚政权在谈到有关它神圣的种族隔离时曾发誓说，它从来没有支持、资助和训练过在莫桑比克进行破坏和制造混乱的渗透活动的匪徒。但仅仅两个星期之前，种族主义者的这一口是心非的伎俩就昭然若揭了。他们的外交部长不得不承认南非过去并且仍然明显违反了莫桑比克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在今年5月，比勒陀利亚政权煞有介事地宣称，他正在从安哥拉领土上撤出他的占领军，然而仅仅两个星期以后，南非的突击队就如安哥拉北部的卡宾达省被当场捕获。这个政权还曾对纳米比亚作过承诺，但时至今日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是在该国实现真正独立的唯一绊脚石。面对着南非国内日益高涨的要求改革的压力，口是心非、谎言和推诿就成为该政权救命稻草中的主要伎俩；一方面它试图使世界相信南非种族隔离的制度正在逐渐改革，而另一方面它却在进一步加强这种罪恶的制度。

尽管南非实施的是一些欺诈和狂妄自大的行径，但是比勒陀利亚政权仍然被允许继续蔑视世界舆论而不受到任何惩罚，津巴布韦政府对这一事实表示极大的愤慨。我们不禁要问自己，在上一次战争中未从地球上铲除邪恶的法西斯主义，有那么多人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为什么在二十世纪最后的25年中还容许这样的希特勒式

的政权存在？为什么当代的大国对以色列屠杀人类的十恶不赦的罪行所作出的反应是这样软弱无力？为什么那些以他们是自由、正义和道义的伟大先锋而自豪的国家对比勒陀利亚政权予以屠杀手无寸铁的儿童和妇女的行为所作出的反应竟是这样虚弱无力？

使我们感到忧虑的是，在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的毫不妥协和狂妄自大以某些大国的政策和行动——或者说是毫无作为——之间有某种联系。我们的这种关注部分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基础上，这就是：某些国家十分尽责地，一意孤行地运用它们的否决权，以设法使南非去执行安理会精心拟订的负有意义的措施。但最近使我们感到奇怪的是，我们在《纽约时报》上读到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伟大国家的国务卿发表的一篇讲话。据报导，国务卿在这次讲话中曾经讲过这样的话，特别是：

“我们必须记得今天在安哥拉发生的事情，那里的人民正在为独立和自由进行斗争和死亡”。

这篇讲话继续说，在安哥拉的问题上，正象在尼加拉瓜、柬埔寨和阿富汗的问题上一样，

“对于我们应当站在那一边的问题上，应当是毫无疑问的”。（《纽约时报》，1985年10月3日，P. A16）。

我们试问联合国，在安哥拉问题上美国究竟是站在那一边呢。他是否是站在安盟匪徒和比勒陀利亚同盟者一边呢。美国讲过他是不要我们对他的立场有任何怀疑的。我们说，对于他在这一问题的真正立场我们现在是有某些怀疑的。这对于我们生活在南部非洲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而且我敢说对于世界上其他热爱和平的人民来说也是这样的。

今年6月2日，“美国公民为美国”组织有一位叫刘易斯·莱曼先生在安哥拉的一个安盟的主要基地——江巴，组织了一个国际性的杀人放火的团体。我们获悉，里根总统曾给这些杀人不眨眼的匪徒寄去了一封鼓励信。因此我们不禁要问，难道

美国不是站在安盟及其帮凶的一边吗？后来，在今年的9月17日，我们又得知不久之前在安哥拉碰到的这批亡命之徒又再次在达拉斯、德克萨遇到了，其目的是要对他们颠覆破坏活动进行调解。来自于南部非洲的安哥拉的安盟和莫桑比克进行的匪徒都在那里被奉为上宾。里根总统曾向这些选拔出来的刽子手和匪徒发出一封信，信的部分内容如下：

“我表彰你们全体人员在这一崇高事业中的使命。我们共同的努力正推动着历史潮流向着世界自由的方向前进”。

不管是有积极和消极的区别，难道我们真能把这种作法称为是建设性的接触吗？我们把他看作是一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教唆难道是有错的吗？我们对所有的一切存在着很大的疑问。

不久，美国国会取消了克拉克修订案，这个文件曾禁止美国政府给安盟任何支持。几个星期之后，南非向安哥拉南部派遣了他的部队以保护安盟匪徒；同时，南非的高级官员被派往华盛顿共商向安盟提供援助性合作的大计。难道在这期间内美国对于第571（1985号决议中的第5段进行单独表决时投弃权票实际上是一种偶然行动吗？这项决议要求对前线国家和安哥拉政府提供军事援助，以确保他们能够抵抗外来的侵略。

美国在南部非洲有很多朋友，但他们都对美国有关安哥拉和南部非洲的总的政策和行动中以其明显的分歧和不一致表示不安。因此我们希望美国国务卿能够更加明确的说明美国在南部非洲，特别是在安哥拉他究竟是支持哪一边的。他是要支持反对人道主义的罪犯这一边的？他是要支持不道义、种族主义反动的凶手和暴君吗？还是他要支持那些站起来反对邪恶制度的人呢？此时此刻美国最重要的就是要向所有的国家澄清这些模糊之处。

在我结束讲话的时候我要告诫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者，无论是在国内进行压迫和制造不稳定，还是发动反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其他该地区国家的侵略战争都绝

不能挽救他必将毁灭的邪恶制度。种族隔离是必定要灭亡的。乔装打扮的改革也不能挽救种族隔离必然失败的命运。这个邪恶的制度必须消灭。拙劣的修修补补也无济于事。这个邪恶的制度必须从地球上铲除。完成这项事业本来应当是昨天的事情。今天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明天再做就已经来不及了。历史对此已经作出了判断，现在正是把这种邪恶的制度送上历史绞架的时候。

主席：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的赞美。

比尔林先生（丹麦）：令人深感痛心和失望的是，我们不得不再次开会，讨论安哥拉关于南非最近再次公然侵略安哥拉的控诉。我们对安哥拉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和同情。

至今为止，南非过去一直为它多次袭击安哥拉辩解，把这种袭击说成是反对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越境进入纳米比亚活动的合法行为。例如，1985年9月20日安理会上次讨论安哥拉对南非的控诉时，南非就作出了这种辩解。

几天以后，南非空军在马温加最近进行了袭击，此后甚至南非总统也无法掩盖这种蓄意谎言，它公开承认，这一袭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支持安盟。南非常驻联合国代表昨天也对此作出明确表示。它的发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表明了南非政府的两面性和虚伪性。在国内，南非政府仍然是世界上最压迫和民主最少的体制，南非对外却以民主的名义保留充当整个南部非洲地区宪兵的权利，企图充当判断这一地区是非问题的最高法官，军事干预其他邻国，对于这些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划脚。南非政府的这一极其虚伪性它在于它要求安理会执行这样一项决议，即从各方面来说都是完全否认南非政府选择的行为准则的一项决议。

至少，本安理会现在面临着一个明确的问题：南非无视本安理会的各项决议，践踏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并甚至不以任何借口，对一个会员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公然的侵犯。现在安理会必须根据这一情况作出决定，采取行动。

我国政府对南非继续侵略安哥拉问题的立场是众所周知的，它反映在我们对安

理会过去各项决定的支持中。我们强烈谴责南非的行径，支持安哥拉关于要求赔偿一切生命和财产损失的合法立场。我们还敦促会员国，采取迅速、恰当和有效的行动，向南非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它遵守安理会的各项决定。

我们面前面临的问题必须从区域的角度、而不是从东西方关系的角度来加以解决。

安哥拉总统在最近给秘书长的信中指出，安哥拉作为主权国家有权要求更广泛的援助，以应付南非不断的侵略，它还强调指出，南非的侵略有可能给国际和平与安全带来灾难性后果。

根据这一情况，必须迫使南非认识到，它采取步骤加速南部非洲的爆炸性局势，是不符合它本身的利益。其后果将肯定不符合国际社会的利益，因此安理会必须坚决警告南非，安理会不会再容忍南非的行动，因为它不仅威胁着区域稳定，还威胁着整个国际和平与安全。

李鹿野先生（中国）：安理会九月二十日通过的谴责南非侵略安哥拉的第571号决议墨迹未干，由安理会三个成员国组成的调查团尚未动身，南非当局竟再次公然武装入侵安哥拉，使安哥拉人民的生命和财产蒙受重大损失。

这再次表明，南非当局不仅根本无视邻国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而且有意再次向安理会和整个国际社会进行猖狂挑衅。

中国代表团对此感到十分愤慨。

正当南非侵略军更加深入安哥拉内地的时候，南非代表却奢谈什么要同安哥拉直接对话，以便和平解决战端，这完全是欺人之谈。

人们都记得，一年多以前，南非当局也曾提出同安哥拉谈判，而且承诺在一个月內从安哥拉全部撤军。然而以后的事实充分说明，它根本不讲信义。南非军队不仅没有全部撤出，而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竟然对安哥拉发动了三次武装侵略。

自一九七六年以来，安理会已先后通过九个决议，要求南非当局停止对安哥拉的武装干涉和侵略，但是南非当局至今拒不执行。

中国代表团强烈谴责南非当局肆意对安哥拉的侵略。我们认为，为了维护联合国决议的尊严，安理会应该根据《联合国宪章》的有关规定，进一步采取实际行动，加强对安哥拉政府和人民的支援，并对南非采取有效的制裁措施。

最后，我愿借此机会重申，中国政府将一如既往，坚决支持安哥拉政府和人民抵抗南非侵略，捍卫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正义斗争。

主席：在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是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塔莱姆·易卜拉希米先生阁下。我对阁下表示欢迎并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塔莱姆·易卜拉希米先生（阿尔及尔）：两个具有侵略性的政权打乱了联合国第四十届会议的平静的程序并使联合国的基础的可靠性受到了考验。

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纪念高尚的理想，但是我们却遇到了使人想起联合国所反对的那种事情的事件。我们来到这里是为了赞扬国际社会为使法律高于一切而进行的努力所取得的成果，但是，其反映却是肆无忌惮地使用武力，这使我们感到震动。

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同时采取了行动，这证实它们目标相同以及它们结成盟国的现实；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以其好战本性控制了非洲大陆并造成了暴力事件的不断爆发，许多这类事件已被提交安理会——安理会现在已降到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的地位。

长期以来，安理会以习惯于审议特拉维夫和比勒陀利亚的情况——这是这两个国家不断加剧的罪行所强加的。今天，当我们庆祝联合国的理智的时代的时候，犹太复国主义和种族隔离制度的蔑视变本加厉，似乎这样可以使它们更好地摆脱国际礼让意义和诺言。

因此，当犹太复国主义向北非扩展其侵略地盘时，种族隔离制度又一次成为国际社会谴责的目标，这是因为它最近又一次对安哥拉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进行了侵犯。长期以来比勒陀利亚政权侵略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这一事实证实安理会所举行的新的会议是正确的，但是由于许多原因这个事实的确是严重的。这些事实是严重的，因为首先，《根据联合国宪章》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反对主权国家的真正的侵略行为，这个主权国家的部分领土仍然被比勒陀利亚占领。这些行为是严重的，因为它们建立在殖民主义时代所留下的所谓的疯狂追捕权的基础上，比勒陀利亚政权这样做是反对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主解放的斗争。这种行为是严重的，因为它们无视安理会对比勒陀利亚政权所作的多次谴责和发布的禁令——最近的一次禁令是在两周前发布的。

很明显，反对前线国家的军事升级是与西南非洲人民抵抗种族隔离镇压制度的运动的高涨相联的。通过在区域一级进行驱赶，比勒陀利亚正试图转移人们对反对种族隔离制度的人的牺牲以及比勒陀利亚非法占领纳米比亚的注意力，而这是徒劳的。因此，那种为了遏制打破占领和镇压的锁链的合法要求而制定的政策正被扩大使用到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由于那个国家支持在这一地区争取和平的事业，它的领土如南部非洲其他国家的领土一样都受到了南非的侵略。

因为南部非洲作为一个整体正在为和平的事业付出代价，所以国际社会有责任根据道德和政治法律给予支持。

在这方面，不结盟国家义不容辞地承担它们的责任。它们在南部非洲举行部长级会议这一事实就是又一次表明它们对于这种危机局势的深切关注，这种局势继续影响这一地区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

不结盟国家在罗安达召开会议以重申它们积极支持安哥拉。在决定明年在津巴布韦举行最高级会议时，不结盟国家承诺在消除种族隔离制度以及纳米比亚非殖民化的斗争中将发挥更积极的作用以确保这一地区的国家享有稳定和安全。

使用武力作为一种行为准则已被制度化、对人民自决权的镇压以及对独立国家的侵略，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公然无视导致建立联合国的主要的原则。因此，这些行为应当得到惩罚。除非安理会承认动辄使用武力所带来的危险——这对于安理会的主权是致命的——安理会由于富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责任，它必须采取必要措施惩罚侵略者和恢复人们对安理会的信任。在纪念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联合国的威望特别是信誉受到了影响，而联合国对强权即公理的哲学的受害者来说是代表着一种新的希望，即它们将可以行使合法权利，它们的公正的愿望将会受到注意。

如果要给联合国为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工作的承诺给予意义的话，那么安理会现在所进行的审议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认为“联合国缔造更美好的世界”只不过是美丽的言词，这看起来只不过是为一个不可实现的目标而奋斗。但是，对南部非洲人民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目标，它的具体表现是结束种族隔离制度，使纳米比亚获得独立以及在和平和繁荣中继续经济和社会发展。

特罗扬洛夫斯基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安哥拉驻联合国的常驻代表德菲格雷多大使已向安理会陈述了有关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继续侵略安哥拉的无可辩驳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安理会为什么又一次讨论这次侵略的理由。在安哥拉的土地上，人民正在流血并且正在死亡。南非正规武装部队入侵安哥拉领土并在那里保持敌对状态。种族主义分子的空军正在袭击安哥拉部队的阵地。

仅仅两周之前，安理会强烈谴责比勒陀利亚利权有预谋地，坚持持续武装入侵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认为他们是严重地威胁了国际和平与安全，要求立即停止这种侵略行为。两个月之前即在今年6月，由于南非入侵安哥拉卡宾达省，并攻击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类似的决定。然而南非政权对安理会的要求置之不理，它根本没有停止这种行动，反而扩大了对安哥拉的侵略。

南非最近入侵安哥拉的目的在于挽救安盟匪邦的命运。毫无疑问，这些匪邦是由

比勒陀利亚组织、维持装备和派遣的，确实，种族主义分子现在非常公开地谈论这一点。今年9月20日，南非国防部长谈到了他的国家同安盟及其领导人约纳斯·萨文比之间的关系并非秘密，说这种关系是物质上的，人道的和道义上的关系。关于萨文比，他是安盟匪邦的领导人，国防部长说道“他支持的准则与价值观也是我们所信仰的准则与价值观”在表达了这种赞扬之辞之后，萨文比这个政治人物背叛了非洲人民的利益，投靠殖民主义分子，这就用不着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评论了。安盟匪邦不断受到南非的利用，动摇安哥拉的民主局势，破坏该国的主权独立。

然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显然并非该雇佣组织的唯一支持者。在撤销了所谓克拉克修正案之后，华盛顿显然认为已经打开了直接支持该反革命匪邦的破坏活动的通道。最近，美国国务卿的讲话，特别是他于10月1日在纽约的讲话必然会令人不安。看来，华盛顿有一些人正在准备遵照他们在中美洲和在世界其他地区所取得的经验，在安哥拉给予直接军事支持。

然而，事实必竟是事实：同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建设性的接触”之时，甚至为其作者称之为“积极的建设性的接触”的政策就是南非对安哥拉、莫桑比克、博茨瓦纳和其他非洲国家的进攻。比勒陀利亚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事实还表明，南非政权现在已经进入了对它的邻国的一轮新的武装侵略。它已经从一种侵略威胁变作长期的战争。当然，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因为种族主义和侵略是不可分割的。对安哥拉，博茨瓦纳，莱索托的进攻，对纳米比亚人民的殖民战争，颠覆莫桑比克，这些全都连结在同一条线上。这一切都表明，该政权的政策继续是认为国家的疆界，邻国的主权和国际法准则对它来讲都是不可接受的，不适用的。

正当南非共和国遭受影响深远的民主政治危机的时刻，比勒陀利亚再次发动军事冒险并不是偶然的。由于在南非越来越多的群众反对种族隔离，纳米比亚人民发动的解放斗争日益壮大，比勒陀利亚领导人谋求通过对外侵略找到出路。比勒陀利亚种族主义分子为了制造侵略安哥拉的借口，他们首先说是为了要驱逐西南非洲人民组织（西南非民组）的军队，尽管人们根本没有听说在安哥拉地区有这样的

部队同南非处于敌对接触。同样，比勒陀利亚曾经并继续发表演说，谈到苏联和古巴在安哥拉武装部队同安盟匪邦的战斗中“直接卷入”。这并非是一个新的阴谋，侵略者一贯捏造一种共产主义的威胁，作为一种思想意识的烟雾，掩护他们进攻其他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也经常高叫共产主义威胁，在发动入侵某一个欧洲国家之前攻击共产主义。

西方国家使安理会不能够按照《宪章》第七章的规定，对南非采取全面和强制性制裁，而当它们刚刚说要采取它们自己有限的制裁的时候，种族隔离政权就立即恢复了它对非洲国家的军事和破坏行动。这难道不是证明了这种所谓有限的经济制裁的完全无效。

非洲国家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问得对，安全理事会还要通过多长时间才能针对南非侵略者采取有效的强制性措施呢。那些反对制裁侵略者的国家表示，这种制裁将是无效的，他们甚至于有可能对南非人民和毗邻的非洲国家人民是有害的。但是，提出这些论点的人只不过是保护南非或以色列。而在其他情况下，当他们违反《联合国宪章》，单方面对古巴、尼加拉瓜和其他另一些国家实行制裁的时候，他们似乎认为制裁确实是一种施加压力的有效手段，他们当然并没有考虑到这些措施是否会对这些国家的人民有害。这种双重标准的态度只是有利于侵略成性的政权。

今天，当安全理事会受理并审议安哥拉和突尼斯的申诉的时候，我们在这安理会的桌前和会议厅之外听到了种种难听的话，说这个受命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联合国主要机构无力解决这种一再的侵略行为。我们听到了联合国成员国对安全理事会的失望和对他不能采取行动的愤怒。

与此同时，安理会的成员国之间也进行了讨论，谈到有必要加强安理会的效用。一些在这个桌前就座的人认为对程序手段作一些微小的修改就能够恢复对安理会的信心。这只不过是想要转移人们对现实的注意力而已。

如果安理会要成为一个真正有效的机构，就不能靠工作中所进行的一些表面上的改革，相反，要靠部分成员放弃对侵略者的绥靖政策，并表示愿意通过《联合国宪章》中所确定的有效的强制性措施。

因此，无论南非种族主义者和它们的支持者怀有什么计划，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前线国家以及南部非洲民族解放运动将不会消亡。它们在世界上有众多的朋友，它们抵抗侵略的力量和它们在保卫胜利果实中的勇气应该要得到全世界的尊敬。

安哥拉人民共和国是处于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斗争的最前线，如同其他独立的非洲一样，它有权得到联合国和安理会的支持。苏联坚决支持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争取自由和独立的斗争。

今年9月22日，苏联政府对南非侵略安哥拉的行径发表了宣言，该宣言强调指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强烈谴责南非的侵略罪行，呼吁立即和彻底的停止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敌对行动。”

鉴于南非的侵略政策对和平事业所造成的危险，苏联政府赞成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对侵略者采取有效的措施。

阿尔萨莫拉先生（秘鲁）：南非再次不顾《宪章》的条款以及安理会多次的呼吁，对安哥拉人民共和国实行了暴力，在年轻的安哥拉共和国的历史上，这种导致悲剧性后果的暴力行为一再发生。

安哥拉代表所作的发言表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不是孤立的事实，而是向通过侵犯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行径而一再发生的事件。

这些事件都严重违反了构成联合国的道德和法律基础的价值观念和原则，因此联合国有义务对这些价值观念和原则加以保护。

拟由安理会通过的谴责这种政策的决议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安理会如果最终决定采取一种在性质上完全不同的立场，并且有效和适当地根据《宪章》所规定的一些

措施，那才是更重要的。

我们相信，我们决不应该再进行夸夸其谈或阻止这一决议的通过。秘鲁准备要履行其道德和政治上的责任。

德克默拉里先生（法国）：南部非洲的一个国家竟然再次遭到南非部队的侵略，对此我国代表团感到震惊。

我国对这类行径的立场是明确的和众所周知的。法国最强烈地谴责这一些违反国际法的不公的军事进攻。

在重申这一立场之后，我现在想要简单地谈几点。南非使用它在非法占领的纳米比亚领土上所维持的军队，再次侵犯了安哥拉人民共和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我国代表团愿声援安哥拉的人民政府。其他非洲国家一样，安哥拉需要有安全，只有这样，它才能够致力于发展其经济，改善其人民的福利。

南非最近的一次进攻表明，这一地区的暴力现象正进一步恶化，因此我只能重申，这种武装的冲突对于解决南部非洲的问题是无益的。

我国对于这种暴力的升级感到极为遗憾。法国敦促南非立场从安哥拉领土上撤军，结束它对邻国的侵略政策，并且面对它所解决的一些实际问题。

主席：鉴于时间不早，我现在宣布休会，今天下午3时30分我们将复会，审议题为“突尼斯常驻代表于1985年10月1日给安理会主席的一封信”的项目。

我打算在下午3时15分举行磋商，以便决定何时召开下次会议，来讨论我们刚刚审议的项目。

下午1时散会